

光绪皇帝



卢建中 熊诚◎著

上

拨开因历史的尘封而落在光绪帝身上的尘埃，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光绪皇帝。为了中华民族的强大与中兴，他珍惜以皇位和生命对抗封建、保守、顽固的腐朽势力。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光緒皇帝

卢建中

熊诚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序

光绪皇帝是中国封建朝代史上倒数第二个皇帝，是一个充满悲剧性格的皇帝。

光绪皇帝自幼聪颖好学，才思敏锐，立志长大以后要有一番作为。光绪十四年亲政以后，他勤政刻苦，奋发图强，整顿朝纲，开放国门，在翁同龢、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文廷式等人的鼎力支持下，光绪皇帝顺应了救国图存、改变中国落后地位的时代要求，大胆地实施了维新变法的主张，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这个以“百日维新”为高潮的戊戌变法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近代中国复兴史的长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乃至对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深刻的影响。革命先行者、共和国勋、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也曾说，百日维新后“革命运动之得到大步迈进，还得感谢光绪皇帝。在他未被慈禧太后幽禁以前，曾准许千百年青人离开中国，旅行世界，观摩欧洲风俗习尚，学习其文物制度……当他们回国以后，很快就发生全国性的影响力”。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早已明确地肯定了光绪皇帝变法改革图强所具有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但作为封建皇帝的光绪，他一生都无法摆脱封建、专制、保守、顽固、反动的

慈禧太后的种种挟制,始终没有与封建顽固势力的总代表慈禧太后彻底决裂的勇气。光绪皇帝的性格及形成因素,他身边智囊谋臣的胸襟与才智,朝廷上下形成的各种势力的相互牵制与掣肘,国内外瞬息万变的局势,国民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这一切都决定了光绪皇帝无法摆脱他沉重而辛酸的悲剧命运。最终,光绪皇帝治国的抱负被扼杀,个人的情感生活也被无情地践踏,抱着满腹的壮志情怀与遗憾离开了人世,度过了他富于进取而又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一生。光绪皇帝是一个因领导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运动而享有盛名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向新的社会制度演变进程中产生过极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所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既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轰轰烈烈的国家改革运动,也是一次对未来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纵观他的一生,可以说,他的人生是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进步的。他虽然失败了,但也不失为一个失败的英雄。他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大清朝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客观地讲,中国的皇帝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皇帝,他们只为社稷江山着想,少为黎民百姓着想。光绪皇帝却不同,他心中装着有社稷江山,也有广大的黎民百姓。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那些为中国历史向前迈进而产生过推动作用的伟大人物和民族英雄,当然也包括失败了的光绪皇帝。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创作《光绪皇帝》的最初始、最朴实的想法。

首先,在清王朝的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及皇太极乘大明王朝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之机而入主中原取得天下时,西方一些工业国已开始产业革命并开始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当清王朝进入所谓康乾盛世时,西方列强的舰船已光临它的海疆。而当清王朝日薄西山时,西方新的工业文明则已经如日中天。在西方工业国全球性殖民扩张的时代,清王朝的衰败与西洋列强及东洋日本的兴盛实际上已经存在着弱肉强食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建立在东方传统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清王朝,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工业国廉价商品大潮的浸没和枪炮下所散发出的浓烈火药味中窒息而死的。毫无疑问,在西方列强和东洋日本不断的经济侵略、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下,尤其是在它们强大的军事打击下,清王朝的死亡不期而至。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以清王朝覆亡为标志的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政治体制覆亡后,一种新的共和政治体制在中国大地诞生。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的跨越,是中国政治体制一次质的飞跃。然而,这次跨越与飞跃的实现,不仅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而且经受了前所未有

的流血革命中血与火的洗礼。

自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清王朝已步入穷途末路。外侮内患之际,各种政治势力都已出现并角逐在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种政治势力影响着旧中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新兴政治势力崛起于南疆,它为救国救民而力图从外部摧毁清王朝;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另一种抗衡革命的政治势力在暗中觊觎着摇摇欲坠的王朝宝座,力图从内部蛀空清王朝;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从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对外以“求败”为幌子,对内不断掠夺财富,对清王朝进行了残酷的“瘦身运动”;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统治势力则极力将社会控制在旧有的政治秩序范围之内,以便维持和挽救其政治统治;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改革派,力主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维新革鼎,从而达到富民强国的宏大愿景,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基础,进而成为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之人。然而,这朵娇艳的花朵,最终被扼杀了。

慈禧集团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体利益,其内部又有派系。慈禧太后及依附其左右的官僚是地主阶级内部最守旧、最顽固、最反动的势力,是皇权意志的极端体现者和维护者。光绪集团作为改革创新的新生社会力量,所代表的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在中国的影响所形成的力量。锐意改革的光绪皇帝及依附于他的官僚,则是适应社会进步趋势的势力。但由于“帝党”力量的弱小而每每为“后党”所压制和钳制,故它的进步性在充分发挥出来之前就为腐朽势力所扼杀。由于封建专制制度依靠血缘氏族制度来维系,整个晚清王朝的统治实质上是慈禧太后的个人专权,便造成让慈禧太后这样一个迷信愚昧,只知计较鸡虫得失,根本不懂治国之策的半文盲三度垂帘听政,实际把持晚清朝柄四十年的局面,因而这一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的政权最终被进步力量——孙中山集团所取代就不可避免了。

因此,近代中国的历史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历史都要具有丰富性和戏剧性,在历史舞台上演出的各个演员都更具有个性。光绪帝的血性与屈从;翁同龢的忠心与许国;慈禧太后的愚昧与专权;左宗棠的忠烈与报国;载漪、载沣等皇族的私欲与恋权;荣禄、徐桐、刚毅等守旧大臣的固执与无知;李莲英的狡诈、谨慎与逢迎;奕劻、载振父子的平庸、贪贿以及声色犬马;李鸿章的唯利与负重;张之洞的智谋与虚伪;许景澄等大臣的开明与壮死;杨儒等外交使臣的不辱使命;康有为的变法之举与保皇忠心;谭嗣同的大义不屈和为国流血;梁启超的民主意识与新民启蒙;袁世凯的皇帝情结及其阴谋政治手段;唐才常、徐锡麟的拼死反

清；义和团的愚勇与爱国以及外国侵略者的侵掠成性、残暴、阴险与贪婪，等等，这许多的人物和他们鲜明的性格及他们的活动所造成的历史事件构成了一部活生生的、具有传奇色彩的近代中国政治史。

阅读本书，广大读者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并得到启发。至少可以学到什么是人治和政治腐败，什么是耻辱和卑躬屈膝，什么是贫穷、愚昧和落后，什么是盲目排外，什么是崇高气节，什么是百折不挠、前赴后继和舍生忘死，什么是民主共和政治，什么是侵略者的侵略成性……读史可以明志，读史可以警醒，读史可以增智，读史可以思奋。读中国近代史会给我们以无穷的裨益和智慧，虽然它使人读得沉重。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会从近代中国历史中获取经验和教训。政治家能从中鉴取兴亡之道；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能借以洞悉社会发展和奥秘；人类学家能通过民族交往过程中冲突的原因来考察人类的本性；每一个具有良知和爱国热情的普通公民，则能从中汲取和承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牢记百年国耻，在奋发图强中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使我们这个在历史上多灾多难的祖国，能在全球化时代以崭新的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自愿为之贡献自己的力量。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动荡	1
第二章 天子	28
第三章 惩戒	57
第四章 谋杀	86
第五章 暴毙	120
第六章 侵略	146
第七章 初恋	178
第八章 妥协	199
第九章 爱殇	226
第十章 选秀	255
第十一章 凶兆	284
第十二章 大婚	313
第十三章 珍妃	345
第十四章 亲政	378
第十五章 求子	411
第十六章 陷害	443
第十七章 战火	466
第十八章 沦陷	500
第十九章 议和	525
第二十章 毁灭	556

第一章 动荡

这是 1874 年的冬天。

北京城被银白色的大雪覆盖了，徐徐款款飘落的雪片在铅灰色的天空中孤独地旋转，金碧辉煌的紫禁城，笼罩着丝丝凉意，黄色的琉璃瓦闪烁着阴冷的白光，高大恢弘的华丽宫殿在偶尔的霞光的映衬下，俨如一道道山峰，苍凉而森严，寒冷的北风在它的梁栋彩绘和重檐之间嘶鸣。

紫禁城如一座阴森的巨大古堡伫立在一片灿白苍茫的地平线上，奔流不息的护城河停止了呜咽，一切似乎阒寂了。宫外的士兵一动不动地站着，脸上毫无表情。

在慈禧奢华的寝宫里，精美的丝质绣花门帘被一阵一阵的寒风吹得哗哗作响，床上富丽堂皇的绣花帘幕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上，一架金色的大钟滴滴答答地转动着。房间的家具简单而昂贵，两张床、一张小几，素雅的壁饰和乾隆时代的漂亮宫廷瓷器交相辉映。

年已四十多岁的慈禧用冰糖燕窝润润口，然后像往常一样，坐在镜框前仔细地照着镜子。精致的梳妆台上摆放着许多法国、英国名牌和月中桂精品。她脱下套在指甲上的累丝龙纹金指甲套，用长长的指甲轻轻抚了抚保养得极为细腻而红润的脸，也许是从咸丰时代就开始喝人奶的缘故，她看上去脸色非常的白润。这使得人到中年的慈禧看上去颇有几分少女般的娇嫩和俊俏。在慈禧的兄妹中，无论是长相，还是才能，只有她一个人比较突出，她一生特别爱照镜子，就像她酷爱的文学、书画、历史一样，除了冷酷、阴险、嗜权如命外，她还是个果断聪慧、多才多艺的美妇人。

这会儿，她把目光从镜中移开，微闭着眼睛，悠闲地躺在寝宫的御椅上。恭亲王奕訢的女儿，二十来岁光景、姿容艳丽的固伦公主拿着一个鸡蛋轻轻地在一侧的金盆边上磕破，蛋清立刻从她那双纤巧修长的指缝中漏出，她把蛋黄放在银盆里，然后在一盆清水里洗洗手，再用毛巾擦干，接着又拿起一粒珍珠放在一只容器中，用捣器捣成粉末，放在蛋清里轻轻搅拌。她用银匙舀了蛋清，慢慢敷在躺在御椅上的慈禧脸上。

两排身穿宫服的年轻宫女捧着胭脂、香水、毛巾等物恭敬地站立在慈禧两侧。

长着一对细长眼睛和一个扁平大鼻子的宫内太监总管李莲英终日侍奉在



慈禧左右，他虽然相貌丑陋，但软媚有姿，很会逢迎讨好慈禧。慈禧的头发每日一变，唯有李莲英能翻新出奇，或如天上云霞，或如水波影，或百卉异态，或虫鸟殊名，随手拈来，都构成美丽的发端风情，故深得慈禧宠爱。因为慈禧的宠爱，他平步青云，成为慈禧太后身边的头号大红人。李莲英朝一个宫女示了示意，宫女立刻心领神会地端着一个参盘走到固伦公主面前，固伦公主从里面拿起一片人参放进慈禧嘴里。慈禧动了动嘴巴，依然闭目养神。

这时，慈禧太后的儿子、十九岁的同治皇帝载淳因患天花正躺在养心殿东暖阁里。同治是个生不逢时的少年天子，当他降生下来，正是大清帝国日趋衰亡之时。而生母慈禧忙于朝政又对他缺少关爱，同治从出生那天起，便没吃过慈禧一口奶水，却更多接受到生母严厉的斥责和看不上的白眼。慈禧常骂他是不孝之子，整天不好好读书习武，嬉笑放浪，毫无宫规。同治和生母一样性格刚强，两人自然不合。

偌大的宫廷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侍候在同治身边。同治昔日英俊的脸庞已变得瘦削，眼睛也深陷下去，表情显得虚弱而绝望。此刻，他转动着无神的眼睛，虚弱地喊道：“来……来人哪。”

四周是死一般的沉寂，他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无助地回荡。他有气无力地喊了好一会，痛苦地抓挠着布满红痘的身子和脸，又难受地使出全身力气喊道：“来人……朕要御医……”他的头一歪晕过去了。

终于有一个小太监跑进来，他走到床边看了看，神色慌张地朝慈禧寝宫跑去。

这时候，固伦公主将慈禧脸上的蛋清皮轻轻揭掉，兴奋地说：“太后，您看，您这脸是不是细嫩多了？”

“嗯，是好多了，脸上又很舒服。固伦，你这法子还真不错。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慈禧坐起来，摸了摸脸，又照了照镜子，紧绷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

“这是那些洋人太太告诉我的。她们说呀，每晚用蛋清敷脸，早晨再将这蛋清皮揭掉，这皮肤呀就绷紧了。一次两次可能效果不大，天天敷就能保持皮肤的弹性。”固伦公主边说边把蛋清皮扔在一只容器里。

“如果太后这么化妆，年年都会十八岁。”李莲英不失时机地奉承道。

“就你说得好听。”慈禧心一喜，微笑道。

“禀……禀太后……”这时，小太监急匆匆跑进来道。

“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李莲英瞪着他说。

“皇上……皇上晕过去了……”小太监喘着粗气说。

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有些紧张地望着慈禧，一时间空气好像凝固了。

固伦公主有些焦虑不安地看着她说：“太后，您去看看吧。”

“皇上最近不是常晕过去吗？小李子，你先去瞧瞧。”慈禧面无表情淡淡地说。

“喳！”李莲英和小太监应声离去。

慈禧摆摆手又躺下去，固伦继续为慈禧化妆。她仔细地描眉扑粉，抹胭脂喷香水，又在慈禧嘴上抹上淡淡的口红。一会，固伦退后几步，仔细端详了她一会，打趣道：“太后，您打扮得这么漂亮，想去见谁呀？我可把我的法国香水，还有英国的口红都给您用了。”

慈禧微微一笑，又仔细地照着镜子，没有吱声。

这时，李莲英和小太监跑进同治寝宫，跪在同治龙榻旁唤道：“皇上，皇上！”

同治恍惚地睁开眼睛，只觉得喉咙像火在烧一样难受，牙胀面肿，腰部溃烂之处浓血不止，疼痛难忍。他舐了舐干燥的嘴唇，艰难地说：“拿水……朕要喝水……”

“奴才这就去拿。”小太监轻声说完，急忙出去端水。

“皇上，您好点了吗？”李莲英假惺惺地看着他说。

同治没有理他。眼睛看也不看他一眼，好像没有听到一样，他心里十分厌恶眼前这个只知道讨母后欢心的奴才。

小太监端着水走到同治床边，小心地扶起同治帝，同治欠起身子喝了几口。

“皇上，要不要叫御医？”小太监关切地说。

“李鸿藻来了吗？”同治摇摇头。

“在门外候着呢。”小太监说。

“叫他……快进来。”同治吃力地说。

“喳。”小太监应声离去。

军机大臣李鸿藻走进来，他中等身材，样貌一般。他走到同治床边，跪在地上道：“臣叩见皇上！”

“看……看座。”同治声音微弱地说。小太监急忙给李鸿藻搬椅子。

“谢皇上。”李鸿藻站起来，坐在椅子上。

“你……你们下去吧。”同治对李莲英挥挥手。

“喳。”李莲英嘴上应道，内心却充满恨意，他的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





妒恨。

李莲英和小太监一步步退出去。

同治见他们离去，忙说：“李师傅，你……坐过来一点儿……”同治说完话，非常虚弱地倒在榻上。

“李师傅，朕恐怕活不了多久了……”同治吃力地看着他。

“皇上，您千万不要这么想，皇上千秋万代……”李鸿藻惶恐地看着年轻的同治。

“朕的病情，朕自己知道。朕现在是追悔莫及呀。想当初，朕因为宠爱阿鲁特皇后，不喜欢母后给朕指定的慧妃，导致母后干涉朕的生活，不许朕随意出入阿鲁特皇后的寝宫。”

“这些事都过去了，皇上不必再多想了。皇上只要安心养病，御体一定会安康的。”李鸿藻连忙安慰说。

“朕要说，朕不说心里不痛快。朕作为堂堂一国皇帝，不能跟自己喜欢的女人相处，还能算皇帝么！”

“皇上，您别说了！”

“朕现在才十九岁，就要告别人世，朕真的后悔呀。”一滴泪珠从同治眼角滚落下来。

李鸿藻一阵心酸，也忍不住流泪，哽咽道：“皇上，您不必焦虑，臣这就去请太医！”

“朕恨母后！”同治有气无力地说。

“皇上！”李鸿藻扑跪在地上。

“你……起来吧。”

“谢皇上。”

“李师傅，朕今天请你来，就是要你办一件事。阿鲁特皇后为人宽厚仁爱，性情也软弱，她现在已怀孕三月……一旦我驾崩，母后能否容下皇后尚存疑问，腹中遗子继承大统之事就更不用说了。为了保护阿鲁特皇后腹中遗子，我想传位于六皇叔恭亲王奕訢。现在朝廷中，只有六皇叔能说上话了。”同治艰难地说。

“皇上，让恭亲王承继大统，这……这有违祖制呀！”李鸿藻吃惊地看着他。

“你取纸笔来……拟旨吧。”同治说。

已经收拾打扮好的慈禧一边照镜子，一边戴上名贵的珐琅指甲套。她扫了



宫女们一眼,说:“你们都下去吧。”

宫女们鱼贯而出。

“太后,我也走了。”固伦公主告辞说。

“你不再待一会儿?”慈禧说。

“我出去走走。老待在宫里,闷得慌。”

“你这丫头,就喜欢在外头疯。好,你去吧。”

一时间,屋里空无一人。

慈禧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轻轻地朝梅花屏风后面喊道:“小安子,你出来吧。”

宫廷如意馆画师印安立刻从屏风后走出来,他长得一表人才,身体健壮结实,他跪在华丽的地毯上,小声道:“微臣叩见太后。”

“起来吧。”

“谢太后。”印安站起来,拘谨地望着她。慈禧看着年轻帅气的印安,眼里流露出了掩饰不住的喜悦,说:“小安子,把文房四宝拿来。”

“是。”

印安说完,迅速在桌上铺好宣纸,开始磨墨。

“小安子,上回你教我画的九叶莲花,我怎么也画不出它的神儿来。这是怎么回事?”

慈禧不但能写,还能画画,尤其喜画花草山水兰竹,神采如生,最擅长画葡萄,设色活泼逼真。

“太后,您画的莲花,微臣已经觉着是极品了。”印安认真地说。

“你过来呀。”慈禧走到桌旁,拿起画笔看着他。

“是。”

“你过来,握着我的手画。”慈禧娇媚又不失庄严矜持地注视着他。

“微臣不敢。”印安虽然和她暧昧,但还是小心翼翼。慈禧见他扭扭捏捏,又小声说:“我叫你握,你有什么不敢?过来呀。”

印安有些不安地走到她面前,慈禧急忙抓住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上,说:“就这么着,你带着我画吧。”

印安站在慈禧背后,他的心乱跳着,他握着她的手,开始在宣纸上画画。两只手握着一支画笔,在宣纸上游走,一会,一朵九叶莲花渐渐显露出来。

太监总管李莲英从同治寝宫出来后径直在紫禁城的雪地上疾步行走,积雪



在他脚下发出沙沙的声响。他走过一道又一道的宫门，穿过一座又一座华丽的宫殿，不多时，便来到了慈禧寝宫门口。他跺跺脚，甩甩身上的雪花，一把推开了门，急唤道：“太后，太后……”

慈禧正靠在印安的怀里画画，一脸陶醉，忽然听得外面叫喊，有些恼怒地转过身来，板着脸对李莲英说：“小李子，什么事这么咋咋呼呼的？”

印安一脸惊慌地望着李莲英，大气都不敢出。李莲英见西太后不高兴，忙跪在地上道：“请太后恕罪。”

慈禧消消火气，淡然地问：“皇上好点了吗？”

“皇上气色很不好……恐怕……”李莲英吞吞吐吐地说。

“哦……”慈禧一脸的冷漠。

李莲英小心地注视着太后的脸，又接着说：“太后，皇上把李鸿藻叫进宫去了。”

“叫李鸿藻进宫？什么事？”

“奴才不知道。”

慈禧沉思了一会，望着李莲英说：“莫非他……谅他也玩不出什么花样。小李子，去，给我盯着点。”

“喳。”李莲英应声离开。

“小安子，来，咱们接着画。”慈禧的脸色又明媚起来。

李莲英又匆匆返回同治帝的寝宫，他悄悄站在门外，眼睛从门缝里望进去，耳朵紧贴门边，只听得同治正有气无力地口授圣旨：“朕六岁即位，十三年有余，不想突患不治之症，愧对列祖列宗。今欲重振国威，兴我大清，朕思虑再三，特传位于皇叔恭亲王奕訢，此乃大清朝续统之上上策，他人不可逆此朱谕。钦此。”

李莲英听到这里，脸上显出惊讶的神情。他一忽儿听听，一忽儿又朝门缝望进去。只见李鸿藻坐在一侧执笔书写，然后把遗旨交给同治，同治帝看了看，便在遗旨上盖上玉玺，叠起来放在枕下，对他说：“李师傅，朕为大清天下所虑，才传位于恭亲王，但此朱谕暂不必外宣，此事至关重大，请李师傅守秘。”

“臣遵旨。圣上龙体定会不久康复，请圣上珍重！”李鸿藻哭泣道。

雪花飘在惇亲王府屋顶的绿色瓦面上，大门两侧卧伏着两尊威仪的铜狮，王府的大殿、配楼和后殿看上去恢弘而华丽。惇亲王奕訢躺在烟榻上，他手握

一杆镂花雕金的烟枪，一位年轻的女子蹲在一侧灵巧地为他装上烟泡，然后又点上火。他舒服地抽吸了一口，吐出一缕浓浓的青雾。两个小侍女在一旁给他揉肩捶腿。惇亲王闭着眼抽吸了好一会，突然想起了什么，大声喊道：“来人哪。”

“王爷，您有什么吩咐？”一个仆人走进来。

“快去，把孚郡王奕璉、惠郡王奕祥请过来。”

“是，王爷。”

不多时，孚郡王奕璉、惠郡王奕祥慌慌忙忙地走进来，奕璉看着他说：“五王爷，您找我们来……”

“你们先坐下。”

仆人送上茶水。

“你们都下去。”惇亲王对仆人们说。仆人们都退出去了。

一会，惇亲王开口说：“你们知道吗？皇上……恐怕不行了。”奕璉、奕祥睁大了眼睛，吃惊地望着他。

“前几天我还进宫去见了皇上，听御医们说，皇上的病恐怕是无力回天了。”奕璉说。

“啊！”奕祥诧异地看着惇亲王。

“你一天到晚就是玩鸟逗鱼，一点都不关心大事。”惇亲王盯着他说。奕祥嘻嘻地笑了。

“我听说，早两个时辰，皇上把李鸿藻叫进宫去了。”惇亲王说。

“皇上叫李鸿藻？叫他干什么？”奕璉说。

“我想啊……皇上可能是叫他拟遗旨。”惇亲王若有所思地说。奕璉和奕祥脸色一下凝重起来。

“皇上为了阿鲁特皇后，跟西宫一直不和。现在阿鲁特怀有身孕，万一皇上仙逝……他知道西宫肯定容不下阿鲁特，将来阿鲁特生下的皇子也不可能继承皇位。所以，皇上想早点立嗣。”惇亲王又接着说。

“西太后专权骄横，这是朝廷大家都知道的事。虽说皇上是她的亲儿子，可她也不放心，事事都要插一手。”奕璉不悦地说。

“我听说，皇上想见皇后，也要她老人家的首肯。你说，人家两口子的事情，你管这么多干吗？”奕祥说。

“五王爷，你说皇上想早点立嗣，可他现在没有儿子，阿鲁特皇后才怀孕几个月……他想立谁呢？”奕璉说。





“我猜想啊，他可能是想找一位顾命大臣来维持大局，等将来阿鲁特皇后生下儿子，再继承大统。”载祥说。

“这顾命大臣，谁当合适呢？”奕璫关心道。

“咱们五哥就合适嘛。”奕祥笑道。

“我当不当都无所谓。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别人，是老六。如果老六当上了顾命大臣，他就会把他的儿子载澂拱上皇位。”惇亲王说。

“你说的是恭亲王？”奕璫说。

“是他。自从咸丰帝驾崩以后，朝中掌权的就是老六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如果这一回皇上又授权给他，那咱们的日子就不会好过了。”惇亲王担忧地说。奕璫和奕祥对视了一下，点点头。

奕璫想了想，对惇亲王说：“我们一起去见皇上，要他……”

“不要去，去了也没用。还是看看再说吧。我今天把你们叫来，是告诉你们，我们要抱成团，才能在朝中立住脚。”惇亲王急忙制止说。

“是。”奕璫应道。

雪花一直固执地下着，似乎没有停歇的意思，寒风呼啸着穿过同治寝宫的窗棂，从天国直射到同治心里。同治紧闭着眼睛，脸色苍白得可怕。

一会，李鸿藻从寝宫里走出来，擦了擦头上的汗水。

这时，军机处领班大臣恭亲王奕訢迎面走过来，他大约四十来岁的样子，中等个子，单眼皮，脸颊线条分明富有骨感。早年西太后通过政变夺取最高统治权的时候，奕訢是同谋和主要助手，后来他以此自傲，却遭到慈禧严厉的惩戒；他曾是激进的改革者，但慈禧的威严令他退却。慈禧是了解他的为人的，知道他不是等闲之辈，此人在权力问题上有强烈的欲望。后来，他因为诛杀了慈禧太后的宠幸宦官安德海而遭受了慈禧长达十年的贬斥，之后他在老佛爷面前就变得忠顺了。

他见李鸿藻从里面走出来，忙招呼道：“李大人！”

“哦，六王爷，您来了。”

“唔。皇上怎么样？他好点了吗？”

“皇上……皇上，恐怕……”李鸿藻欲言又止，有些慌乱地走下了台阶，朝紫禁城走去。

恭亲王疑惑地望着他的背影，愣了好一会才转身朝同治帝寝宫走去。

这会，李鸿藻踏过紫禁城宫门，在宫墙外遇到了李莲英，两人不约而同停住了脚步。

“李大人，您吉祥啊。”李莲英皮笑肉不笑地说。

“李公公。”

“李大人，皇上找您什么事呀？”李莲英狡黠地问。

“这……”李鸿藻显得有些慌乱。

李莲英见他吞吞吐吐的样子，正色道：“太后知道皇上叫您，所以派我来，想看看皇上叫李大人办什么事。”

“太后知道我来见皇上？”李鸿藻一惊。

“是啊。您想啊，这宫里，什么事能瞒得了太后？”李莲英说。

李鸿藻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这时候，恭亲王已走进同治寝宫，他拜倒在地毯上，小声说：“臣拜见皇上。”

“六皇叔，您来了……看座。”同治艰难地睁开眼睛，吃力地说。

太监急忙搬过一张乌木椅子放在恭亲王面前。

“谢皇上。”恭亲王坐下。

“六皇叔，朕……朕不行了……”同治的眼里流出了泪水。

“皇上，您安心养病，我马上派特使到各地调征名医，再另请西洋医生前来探视皇上。皇上一定会早早康复，入朝主政。”恭亲王连忙安慰道。

“谢六皇叔，朕恐怕不行了。朕的病除了天花之外，还有其他不治之症，唉！朕对不住列祖列宗，想不到朕刚刚亲政就得此病，现在想来，朕实感惭愧。”同治帝说。

“皇上，臣一定设法为皇上治好病。”

“六皇叔，朕有一事相托。”

“皇上，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只要臣能办到，万死不辞！”

“皇后阿鲁特虽说身怀有孕，分娩之期尚早，也不知男女，这大统之事本应在溥字辈中寻找。但朕思虑再三，溥字辈中唯溥伦年长，只是此人胸无大志，平庸无能，恐坏我大清基业。其余溥字辈中人都年幼无知，不可主持朝政。”

恭亲王沉默地听着，不吱声。

“先祖道光在位时，一向偏爱六皇叔，称赞六皇叔的才智，但皇祖又看中了先父皇的温厚仁慈，在承继帝业时，先皇祖一直举棋不定，御筐内才藏有两项遗诏，让先父皇承继大统，但终生不得与你为难，可见先皇祖非常器重皇叔。”同治





声音微弱地说。

“皇上，还提这些陈年旧账干什么？臣心中实在有愧，没能尽到辅政亲王的职责。”恭亲王热泪盈眶地望着同治。

“想当年，先父皇虽与皇叔在幼年时有争位之嫌，但先父皇一直是敬重皇叔……”同治的声音越来越低，看上去十分辛苦。

“皇上，有什么事您就直说吧，臣一定不负圣望！”

“六皇叔，朕考虑再三，这大清几百年的基业唯你可承继，虽不合祖制，但这是万全之策。”

恭亲王站起来，再次跪倒在地：“皇上，万万不可！臣万死也不敢有此非分之想。蒙皇上对臣的信任，臣一定尽一切办法为皇上择医治病……万一不济，臣也要辅佐皇后所生之子承继大统。”

“皇后虽说为人宽厚仁爱，但母后一直不喜欢她。一旦朕驾崩，母后定不会容她。六皇叔，你就答应朕吧。”

“禀皇上，我大清朝没有此先例，此举会引起朝政混乱……臣可以答应皇上的是，在皇上千秋以后，臣怎么也要保住皇上的骨肉。至于皇上所托的大统之事，臣实不敢接受。”恭亲王说完伏地不起。

同治脸上掠过一丝欣慰的表情，他挣扎着坐起来，说：“六皇叔，你起来吧。”

“请皇上收回成命，臣才敢起来。”恭亲王依然长跪不起。

“好吧，朕答应你。不过，你要答应朕，在朕驾崩以后，一定要辅佐皇后所生之子承继大统。”

“臣万死不辞！”恭亲王抹抹眼泪，从地上站起来。

慈禧终于把一幅九叶莲花画好了，这时，慈禧和印安喜悦地相视一笑。慈禧是个很少笑的人，但这会儿，她笑得开心，因此显出少见的女人味。

“太后今天这幅莲花画得真是神了，臣好像闻见了它的清香。”印安笑道。

慈禧伸出手指，轻轻点了一下印安的鼻子，柔声说：“鼻子这么灵，是狗鼻子呀！”

这时，李莲英又急急地跑进来，喊道：“太后，不好了……”

“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慈禧不满地瞪着他。李莲英看看印安，犹豫着，没有说话。

“小安子，你跪安吧。”慈禧急忙示意印安退出去。

“是，太后。”印安退出去了。